

# 我的父亲

■柯环环

晚上喝了点酒，醉眼朦胧间，父亲的身影突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已经离开我整整13年了，永远定格在了2013年4月21日的那个下午。

那天是周五，因为工作规定不能带手机，下班后我刚开机，屏幕就被母亲的未接来电占满了。心里瞬间揪紧，母亲向来怕打扰我工作，从不会这样连环打电话。颤抖着回拨过去，电话那头传来母亲沙哑得不成样子的声音：“你爸出意外了，情况不好……”

仿佛有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我蹲在公司楼下的花坛边，一遍遍地祈祷，像个无助的孩子：“没事的，爸爸一定没事，我们有心灵感应，他能听见的……”可最终，我还是没能留住他。那一天，我第一次真切地懂了，原来生死离别，真的会在毫无预兆时降临。

父亲嗜酒，一日三餐杯不离手。劝他少喝，他总笑着摆手：“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可常常喝到舌头打卷，半斤不过瘾，一斤才扶墙。他酒品不好，醉了就爱和母亲拌嘴。那时候我总护着母亲，像只炸毛的小刺猬，和他对着干。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小姨家喝酒。父亲回来和母亲又起了争执。我越听越气，觉得他们不可理喻，一怒之下摔了刚买的手机，以为这样就能制止争吵。没想到父亲的火气瞬间转到我身上，气得浑身发抖，却始终没舍得碰我一下。我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冲上去砸了他宝贝的酒缸，黄酒“哗啦”洒了一地，家里瞬间安静了，可我和父亲，冷战了整整一周。如今想来，那时的自己多么愚蠢，如果能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那么冲动。

父亲爱树，房前屋后被他种得满满当当：苹果树、梨树、石榴树，还有栗子、樱桃、银杏……品种多得数不清。我印象最深的是和他种茶树的经历：我们走几十里路去茶山，捡了半口袋掉落的茶果，回家在门前空地挖了深沟，垫上腐烂的玉米梗，把茶果埋进去，满心期待着春天发芽。可忙活了好几天，最终只冒出了

几棵嫩苗，父亲却笑得像个孩子：“没事，明年再种！”

以前我们家住在半山腰，就两三间瓦房，被庄稼和树木围着，像个避世的小天地。父亲总爱对着房子炫耀：“别看这房子不起眼，我21岁就自己盖了房，娶了你妈，生了你哥，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能做到？”我从不反驳，只是笑着听他讲——时代变了，可他的骄傲，我懂。

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冬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围着火炉取暖。火炉很简单，墙角挖个土窝，垒几块砖，烧着从山上捡来的树疙瘩。每年落雪前，父亲都会扛着斧头、挑着竹筐去山上找干疙瘩，我和哥哥就跟在后面，把他砍好的疙瘩一个个往筐里捡。

父亲像个精准的时钟，冬天总是第一个起床，把树疙瘩架进火炉，燃起熊熊大火。火炉上方的铁丝钩挂着铁壶，水开了“咕嘟咕嘟”响，铁丝上的竹排熏着黄澄澄的豆腐干，香气裹着暖意，填满了整个屋子。他总说“小火不暖身，要烤就烤大火”，只要火堆弱一点，就立刻添上新的树疙瘩，翻火时草木灰像雪一样飘下来，落在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

他还会给我们讲“火的学问”：“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说着就聊起过去的事——村里的人怎么猎狼，狼又有多狡猾；他小时候放学晚，走在漆黑的山路上，总觉得身后有“怪物”跟着，吓得拼命跑，到家才发现那“怪物”是自己的脚步声。每次讲到这儿，全家人都笑作一团，火炉里的火苗，也跟着跳得更欢了。

从前的日子简单，却满是实实在在的幸福。可时光从不会回头，回忆里的甜，总掺着想念的苦。直到如今我才慢慢明白：过去的已经过去，能把握的唯有当下——把繁杂的生活捋顺，把日子过成父亲期盼的模样：守着烟火里的简单，安于寻常中的温暖，带着他的期许，平安健康地走下去。就像他希望的那样。

（作者地址：房县城关镇东城工业园）



## 清明

■芳草

经历了一场杏花雨  
花香开始走动  
曾经，被搁浅的春天  
正披着霓裳，翩然飞来

掠过草尖的风  
藏着多少陡峭的记忆  
凝在枝头的深情  
终迎来，满世界缤纷

清风绕肩，明月相伴  
春光一日日丰盈  
春色漫上山峦  
一寸寸，叩醒旧时光

清明细雨落下  
淋湿，又一季悲伤  
请采一束山花  
俯身献给石碑上的姓名

流云轻飞长空  
如故人绵绵的叮咛  
雨丝斜斜飘洒  
湿了来路，也湿了心痕

岁月深处，往事无声  
风雨却刻下铭文  
那些温暖从未走远  
只是换了形式，默默陪伴

跋涉过泥泞的心  
都会长出坚硬的翅膀  
那潮湿的脚印里  
有向上的力量，正在生长

清明，是春与念的相逢  
一半新绿，一半回望  
我们带着回忆赶路  
让爱，在时光里涓涓流淌

## 在母亲的墓地

■王征珂

在母亲的墓地上  
今夜站岗的  
是一大群月光  
一小队野草士兵

天空中盘旋的乌鸦  
那土生土长的  
乡村的歌唱家  
它不是灾星  
也不是凶神  
它用桃园村口音  
一声声祷告  
超度亡灵——

“好人，你好好安息  
你归于幸福的天堂  
你归于宁静的居所”

8



清明·长记忆

责任编辑：王勇 编辑：李洪领 版式：杜琼  
2026年3月30日 星期一

# 清明时节忆父亲

■陈昌荣

又是一年清明。我忽然想吃一口青辣子炒西红柿，那股酸冽又带着灶火气的味道，猛地撞进心里——父亲，这是你在唤我归乡么？

我又看见你了。在那个清冷的早晨，你背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装满带着翠绿芭衣的玉米和红艳艳的西红柿，脚步蹒跚，却固执地走在通往县城儿女家的柏油路上。那时我只是笑着接过，埋怨你何必辛苦。如今那沉甸甸的暖意，隔着四载寒暑，压得我心口发酸。

你的命是土做的。十六岁扶犁，一生再未离开那条山沟。三间茅草屋，十一张嘴要吃饭，是你用一副犁耙、一头老牛，从土地里一寸寸犁出来的生计。那年虫害一夜啃光两亩抽穗的稻子，你大病一场，沉默得像一块被雷霆劈裂的石头。可石头里面依然是热的。病稍好，你又扛起锄头下地了。

你九十多岁了，还坚持自己种菜。我们劝你歇歇，你总说“闲不住”。你固执地守着老屋，哪怕儿女接你到城里玩，你也总找借口。你要守着的，是用一生浇灌出的“根”。那根扎在双台老庄子的泥土里，你一动，就连着筋，心里辣辣地疼。

你对自己近乎吝啬。几件羽绒服和棉衣，成了你最好的“礼服”，平时还是旧衣。可村里要修路，你第一个掏出一千二百元，那几乎是你全部的“家

当”。后来乡亲们自发架桥，你又翻出压在箱底的六百元捐了出来。你还在房前屋后、路边坡上，种下几千棵树苗。如今它们已长成碗粗的大树。那漫山新绿，便是你无字的碑文。

你走后的第一个清明，是我此生最冷的春天。雨丝绵密，打湿了纸钱。我跪在泥泞里，觉得半个世界都塌了，陷进了你长眠的这片土里。多年前另一个痛苦的时刻，你用那双粗砺得像老树皮的手，默默擦去我脸上的泪，你说：“人是土做的，终要回土里去。但活着的劲儿，像地里的苗，一茬接一茬，断不了。”

你走后，老家就真的成了“故乡”。直到那次收拾你的遗物，在你床头柜最底下，摸到一个洗得发白的小布包。里面是数十粒金灿灿的玉米种子。它们安静地躺在我的掌心，像沉睡的、浓缩的太阳。我忽然泪如雨下。父亲，这是你最后的遗嘱。你把希望本身，留给了我。

你从未离开。你变成了这粒种子，这种只要一点泥土和阳光就向上生长的本能。你一生在泥土深处理植的坚韧、勤劳与毫无保留的爱，早已越过生死的藩篱，种进了我的血脉里。

窗外，清明细雨终于飘飘洒洒地落下来了。玉米的清香仿佛又从记忆深处弥漫，混合着西红柿的微酸，柴火的暖意，和新泥苏醒的气息。这气息永远不会消散了。它已成我生命深处的底色，一片你亲手播种的、永不收割的盎然春色。

清明安康，我的老父亲。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